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把握战争形态演变时代特征

■戚建国

引言

战争形态演变,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类的社会形态和技术状况,人类用什么技术制造工具,就用什么技术制造武器;用怎样的方式生产,就用怎样的方式进行战争,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当我们端起“历史的望远镜”,沿着战争形态演变的发展进程去探视,在人类社会进步的每个历史阶段,战争形态无不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

战争形态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是对一定社会发展阶段里的战争运动状态的客观描述。科技进步和武器装备发展是推动战争形态演变的根本因素,作战方式和军队组织形态创新是促进战争形态演变的直接动因。当我们站在时代前进的制高点上,眺望信息化战争发展前景,可以预见战争形态演变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

从“能量主导”到“信息主导”

历史上的战争,主要在“物理域”展开,这些战争活动从来离不开信息,但信息从未占据主导地位。具有智能特征的指挥信息系统实现了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互联互通,“信息域”和“认知域”成为新的作战空间,指挥员和战斗员第一次拥有了同步认知、自主协同、一致行动的能力,信息主导作用日益凸显。

信息成为消除战争不确定性的主导因素。不确定性是战争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赢得战争胜利的主要阻力之一。战争的不确定性主要是信息的不完全性和判断决策的随机性带来的。信息论创始人香农给信息下的定义是: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指挥信息系统具有的信息获取能力、传递能力和处理能力,使人们极大地提高了对作战信息的感知力、识别力和认知力,战争迷雾将被充满智慧的人

们层层揭开,判断决策的信息支撑度大大增强,这为消除战争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坚实支撑。

信息域成为牵引其他作战域的主导因素。指挥信息系统成为联结联合作战体系的血脉,数据链接成为各作战力量、作战系统和作战要素互联互通的基本手段,信息流成为驱动作战体系各要素快速流转的动力源,网络信息体系支撑精兵作战的大格局正在加速形成,信息域牵引陆、海、空、天、网、电等作战域的主导地位正在加速确立。

信息优势成为决定作战胜负的主导因素。在智能特征明显的信息化战争中,信息优势已不单是情报优势,而成为主战优势;信息力量已不单是作战保障力量,而成为主战力量;信息战已不再处于从属地位,而成为认知领域作战的主要样式。在未来战争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才能始终牢牢掌握作战的主动权。

从“平台对抗”到“体系对抗”

基于网络信息体系,指挥信息系统优化了作战体系的信息流程,打通了各军种各层级间的信息通道,将相对独立的作战平台与战场感知、指挥控制、保障系统融为一体,奠定了联合作战体系的坚实基础。这使武装集团对抗形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由武器平台之间的对抗提升为联合作战体系之间的对抗,

拥有体系优势的一方,将能够获取战场对抗的联合优势。

具有全局性对抗特征。这是在国家战略体系支撑下军事体系的对抗,是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的对抗,也是集战略、战役、战术于一体的对抗。战略对抗是在国际战略背景下的全局性对抗,反映到某一战略方向,形成战区层面的联合作战体系对抗。有时局部的战术对抗也呈现出全局性特征,往往是基于战略意图,通过战役筹划,运用战术对抗直达达成战略目的。

具有结构性对抗特征。这是体系结构与体系结构的对抗,反映到作战域的对抗上,呈现出分域对抗、跨域对抗和全域对抗并行发力的特点;反映到作战体系对抗上,呈现出系统对抗、要素对抗交叉同步的特点;反映到作战功能对抗上,呈现出侦察反侦察、控制反控制、突击反突击、干扰反干扰、防护反防护对抗交织互动的特点。

具有综合性对抗特征。这是混合战争力量在全域中的总体对抗,既是政治目的支配下的军事对抗,也是经济、文化领域支撑下的综合国力对抗,还是科技手段支撑下的战略互联网、战争潜力网与战场军事网的综合性对抗。混合战争力量构成的新型总体战,为人民战争思想创新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从“概略作战”到“精确作战”

机械化条件下作战受科技水平限制,更多的是凭借经验和直觉指挥作战,通过对“动能”的极限追求,依靠大规模杀伤消耗对手实力,达成作战目的。人工智能技术和精确打击手段为精确作战提供了技术支撑,创造了从较大规模概略作战到有限规模精确作战转变的基础环境,拥有精确打击优势的一方,将能够获取“一招制敌”的行动优势。精确作战强调的是,在具有作战决

定意义的有利时机精准发力,在具有决定胜负的关键节点精准打击,始终牢牢掌握作战控制权。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精确作战,已不单单是精确打击的目标战,而是精准行动的全域作战。应关注以下方面:

战略筹划上精准选择。战略层面的精确作战,既要考虑实现军事目标,达成最佳作战效果;更要考虑实现政治目的,控制战局争取民心。一方面在作战战略意图上,贯彻有限控制作战思想,运用作战模型,精确计算作战效果,打得恰到好处;另一方面在作战手段选择上,建立作战毁伤评估模型,尽可能控制作战风险,减少附带损伤。

作战目标上精准选择。联合战役中的精确作战,是一种典型的目标战。应站在战略全局上选目标,力求通过重锤猛击直接达成战略目的;从分析敌作战重心入手选目标,力求通过直击要害摧毁其核心部位;按照体系破击要求选目标,力求通过破网断链摧毁其作战体系。

创造战机上精准选择。精确作战体现到作战筹划上,必须把创造战机的作战思想突出出来。不仅要敏锐捕捉战机,更重视提高战机创造的精准度和艺术性。要善于突然发力,打在敌准备不充分之时;善于迷惑敌人,打在敌意料之外;善于调动敌人,打在敌弱点暴露之处;善于控制对手,打敌无还手之力;善于攻心夺志,打破抵抗意志薄弱之际。

从“聚力制胜”到“智能制胜”

战争进入具有智能特征的信息时代,将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作战理念、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机械化战争,集中优势兵力是制胜法则;信息化战争,既要靠兵力火力优势,更要靠信息智能优势。运用指挥信息系统打仗,就是要作为作战精兵插上信息翅膀,为作战筹划

嵌入智慧大脑,为作战控制注入灵活之魂,开辟未来战争新疆域。

从数字战场到智慧战场的拓展。数字战场提高了战场信息的透明度和时效性,智慧战场将极大地提高战场信息的精准度和适时性。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更精准地搜寻战场信息、识别战场信息、传递战场信息,形成从发现目标、识别目标、定位目标、监视目标到引导打击和效果评估的一体化。

从数据辅助决策到智慧辅助决策的拓展。数据辅助决策为作战筹划提供了精准计算和量化标准,智慧辅助决策为作战筹划提供了近似人的思维能力和自主创造能力。运用作战规划系统,可以提供对作战环境的自适应能力、作战设计的自学习能力和作战构想的自主创造能力。

从流程控制到智慧控制的拓展。从机械化战争开始,规范指挥流程和作战程序就显示出规范控制的力量;进入信息时代,计算机和网络系统为流程控制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随着具有智能特征的指挥信息系统不断发展,流程控制进入自主控制的新阶段,自主适应、自主调节、自主协同开始崭露头角,为一体化联合作战提供可靠支撑。但与此同时我们应保持清醒头脑,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丝毫不会动摇。如何适应科技发展和军事变革,提高人的智能水平和驾驭人工智能的能力,是打赢未来战争的关键。

认识和把握战争形态演变的时代特征,首先应把握战争形态演变的历史逻辑,从历史、今天、未来的大脉络中认清战争形态演变的大趋势,找准历史方位,认定前进方向;其次,应把握住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战略走向,瞄准前沿领域,科学设计发展路线图,坚定不移地抢占国际军事博弈的战略制高点;再次,应把握历史发展的战略机遇,乘势而上、赢得主动,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慎终如始者胜

■胡建新

群策集

二战期间,英国第三空军大队总司令鲍德温曾发布一项命令,要求对英军所有参战飞机特别是坠毁飞机进行细致调查。调查结束后,鲍德温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导致飞机坠毁最主要的原因,既不是敌人的猛烈炮火,也不是大自然的恶劣天气,而是飞行员的操作失误;事故发生最频繁的阶段,既不是在激烈交火中,也不是在紧急撤退时,而是在完成任务归营着陆的几分钟里。

鲍德温经过分析发现,飞行员在战场上精神高度集中,反而不容易出纰漏。可在凯旋返航途中,他们的精神越来越放松,看到熟悉的基地、越来越近的跑道时,不自觉产生一种没有任何戒备的安全感和松懈感。然而,恰恰是这瞬间的放松和懈怠,容易酿成大祸。鲍德温据此认为:失败往往不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而是在精神最放松的时候。离胜利越近,越要提高警惕。

最后的懈怠往往是致命的懈怠,而这种懈怠又常常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从事紧张危险工作、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时,一般会最大限度调动全身注意力,专心致志地把事情做好甚至做到极致。然而,当战胜危险、即将完成任务时,精神难免松懈,懈怠也往往随之产生,而由懈怠酿成的危险也就会如影随形。

老子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战争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无论是一场战役还是一次战斗,都需假以时日。敌对双方不仅要进行智力的角逐、实力的拼杀,而且要进行精神的较量、意志的比拼。交战伊始,双方刚刚拉开架势,往往互不掌握对方底数,每走一步都会谨小慎微,因而不致有丝毫懈怠;几经交锋拼杀之后,尚不知战局如何演变,最终谁赢谁输,因而还是不敢歇气松劲。临近尾声时,胜败已露端倪或将成定局,则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临败者为力挽危局而奋力拼杀;破釜沉舟,奋战到最后一刻,往往决定谁是最终的胜利者。正如辛弃疾在《稼轩集抄存》中所说:“凡战之道,先声夺人,而后战之,不可不备。始敌而奋,终则或胜;胜敌而骄,终则或败。”

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慎终而招致最终失败,庶几成为战争中难以摆脱的现象。1814年2月,拿破仑在布里昂战场初获大捷,但在接下来的拉罗提埃战场却被联军包围而陷入困境。面对突如其来其来的困局,拿破仑失去了初战时的镇定、谨慎和机智,竟仓促分兵两路退却逃遁。可联军竟然也没有乘势追击,力歼敌军,从而使拿破仑避免了惨败。这里,敌对双方都犯了不能“慎终如始”的错误:一个初战获胜后未能巩固胜利而被敌人围困,一个困敌军后不能发展战果而与胜利擦肩而过。倘若有一方能恪守“慎终如始”,这段历史就可能彻底改写。

“慎终如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战争接近尾声时,敌对双方都已付出智力、体力、财力等方面的极大消耗,无论是即将胜利还是即将失败,能否坚持到最后一刻,尤其是能否像战争初期那样依然谨慎小心、倾心倾力,没有半点麻木、懈怠或泄气,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考验。这时候,不仅需要谋略、战术得当,还需要体力、精力旺盛,更需要意志、毅力坚韧。而这一切,无不需要在平时的长期训练中刻苦锤炼、逐渐养成。只有平时训练到“家”了,战时才能“功到自然成”。

重视指挥员个性培养

■苏冠峰

进犯,中央军委电令粟裕率华中野战军主力出兵淮南,与山东野战军配合作战。粟裕从战场实际出发,认为“在苏中先打一仗”更为有利,遂致电中央军委,建议“第一阶段仍留苏中解决当面之敌”,中央军委、毛主席最终采纳该建议,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发起“苏中战役”,一个半月内“七战七捷”,歼敌5.3万,极大地鼓舞了各解放区军民士气。这一辉煌战例,某种程度上就是指挥员据理力争、斗胆直陈的结果。信息化战争中,战场迷雾更浓、敌人更加诡秘,指挥员更要善于质疑,通过质疑使情况掌握得更加全面准确,使指挥决策更加符合实际、使战法行动更加科学合理。

惯于出奇。就是不墨守成规,不按套路出牌,经常在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以敌意想不到的方式、方法,达成预期作战目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一直被兵家奉为主臬,视为取胜的不二法门。被毛泽东视为军事指挥生涯“得意之作”的“四渡赤水”,就是在出敌不意的运动战中让红军化险为夷,演绎了一场跌宕起伏、险中取胜的战争活剧。信息化战争中,战场趋向透明,虽然出奇更加困难,但出奇的价值有增无减,千篇一律的排兵无法打胜仗,照搬书本上的战法难免打败仗。指挥员固然要做好打大仗、硬仗、恶仗的准备,但更要尽可能避免与强敌打堂堂之阵,要能以奇制胜,习惯于在敌“无备”和“不意”处施奇谋、出奇法、用奇技、建奇功。

敢于冒险。就是不畏首鼠尾,不瞻前顾后,勇于挑战极限,勇于承担风险。军事行动,最大的不可能中往往存在着最大的可能性,最危险的地方往往蕴含着最大的成功机遇。英阿马岛之战,阿军飞行员驾驶“超级军旗”攻击机,正是在海浪高达10米的恶劣条件下掠海飞行,才成功避开英军的雷达搜索,击沉英军现代化的“谢菲尔德”号导弹驱逐舰。信息化战争中,敌作战体系将更加完善,短板漏洞将更加隐蔽,作战风险大幅提升,更加需要舍我其谁、不怕牺牲的冒险精神。但是,冒险不是冒进,指挥员应练就高超本领和敏锐眼光,“艺高人胆大”,这样才能抓住战机果断出手,冒险而又不陷于险地。

当然,个性不是“毛病”,不是桀骜不驯、刚愎自用的“代名词”,更不是独断专横、一意孤行的“遮羞布”,指挥员的个性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能打打仗、打胜仗”的需要,唯有如此,才能在激烈的智谋较量中高敌一手、胜敌一筹。

信息时代如何“近敌”作战

■叶华斌 艾正松

观点争鸣

“近敌”作战,顾名思义就是在近距离内与敌作战。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信息化条件下的陆战场已不再局限为地理概念战场,其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使传统的近敌作战方式面临新的挑战。准确探寻并认识信息化条件下陆战场“近敌”作战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多法并举,在施谋用计中靠近敌人。实施“近敌”作战,首要解决的是如何靠近敌人。信息化条件下的陆战场,强敌军事实力雄厚、技术装备先进,能够在远距离发现捕捉目标,实施超视距精确打击,隐蔽作战企图,近敌歼敌愈加困难。为此,在充分厘清敌我优劣基础上,应综合利用各种手段。首先,多法避敌。充分利用风雪雷电、夜暗等不良天候条件,抓住敌侦察器材及武器平台效能减弱时机,隐蔽近敌;利用预设战场有利地形,在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样式,隐蔽接近敌人;或利用敌人劳师远征,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的迫切心理,选择和创造理想战场,主动诱敌或迫敌与我接近。其次,火力护。抓住联合实施火力突击和火力遮断的有利时机,采取小群多路、迅猛突进,强行靠近敌人;组成高、中、低空,远、中、近程相结合的对空火力网,建立融预警、抗击、防护等综合作战体系,保障地面突击部队快速近敌。再次,立体降。在夺取局部制空权基础上,综合施用广播、诱、骗等手段,实施空降作战,立体投送兵力,于敌阵前及纵深快速形成近敌局势。最后,灵活敌。依据战役战斗发展进程和战场态势变化,制造假情报、暴露假意图,在多个方向吸

引、迷惑敌人,分散敌注意力,确保我及时接近歼敌之敌。

兵火结合,在短兵相接中缠住敌人。近期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表明,拥有先进的信息化武器装备和综合火力打击先进的一方,为发挥其优势,通常不固定阵线,少有“堂堂”阵式,非接触作战已成为主要作战样式,并对军事实力较弱的一方构成重大威胁。为此,面对强敌,要想取得胜利,在解决“靠得上”问题的同时,还要采取多种手段,灵活实施战术,紧紧地缠住敌人,造成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大牙交错态势,削弱强敌远程火力和武器平台平台的打击威胁。首先,可小群多路攻敌。以基本合成分队为作战单元,按照合成度高、机动性强、能独立遂行作战任务的要求编组若干攻击群,采取任务式指挥方式,围绕瞄准各自既定作战目标,从不同方向、地段实施多路而有重点的攻击。一经接触就紧紧不放,最大限度分散强敌兵力、火力,同时掩护主要攻击群对其实施重点突破。其次,可迂回穿插搅缠。利用强敌防隙间隙大、兵力分散的特点,以正面攻击吸引牵制和翼侧、侧后迂回穿插相结合的战术手段勇猛插入敌纵深腹地,与强敌纠缠。同时,派出特战分队堵要道、炸桥梁、设障碍,限制敌机动和支援,破坏敌指挥通信枢纽、后勤补给等。再次,可地空火力迫缠。发挥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作用,集中炮兵、战役战术导弹、防空兵和攻击直升机火力,构成远、中、近相衔接的空地火力网,实现全纵深而有重点的空地火力打击,以整体的杀伤威力破坏敌重要目标,消灭被围之敌;选择敌可能脱离的路线设立数道阻拦地段和空中阻拦区,以空地火力阻拦迟滞敌图脱离接触之敌。

歼敌相济,在精准释能中消灭敌人。越是拥有信息技术优势的一方,越怕对方采取“非对称”打击手段。在

信息成为陆战场主导因素的情况下,瞄准强敌信息化平台和作战体系弱点,集中精兵利器,采取实在管用的战法打法,哪怕只有一两处得手,也能打乱其整体结构和作战节奏,有效瘫痪其作战体系。首先,精选目标,找准关键要害,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痛。如打击敌指挥所及破坏敌指挥控制系统,使敌指挥体系瘫痪;打击敌信息系统的节点,使其信息上断下堵;打击敌支援保障体系的节点,使其支援和保障不济,行动脱节。其次,集中优势力量,以火力力量聚合、功能聚合的要求,对兵力、火力、突击力、电子战等力量进行科学编组,形成“拳头”。同时,针对战场态势的动态发展,因情、因势、因地实时做出调整变化。要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内,集中主要兵力、火力于主要作战方向和重点攻击目标,形成有重点的打击部署;使用精兵利器,集中优势力量对强敌实施突然、猛烈的打击,确保一举奏效,一锤定音。再次,远战与近战相结合。一方面,应善借远战之力,把各类近距离战斗行动融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大背景中,实时引导远程火力精确打击敌要害目标,摧毁敌作战体系;另一方面,应注重近战态势,为远战创造战机。通过重兵合围近战,驱歼顽抗之敌,逼敌机动、聚集、缩小活动范围,为远程火力打击创造条件,实现近攻与远打的有机结合。

结合。非接触作战是信息化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局部战争实践表明,“近战”并不会消失。在一定条件下,如城市作战、清剿作战中,近距离作战甚至仍是主要作战样式。研究信息时代的“近战”问题,主要目的是为了贯彻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作战原则,在与敌作战中,尽可能扬长避短,敌人越是不想打“近战”,我们越应该好好加强信息化战场“近战”问题研究,从而牢牢把控主动权。

挑灯看剑

个性是个体独有的并与其他个体区别开来的整体特性。指挥员作为作战活动的“导演”,其个性影响决策甚至关乎成败。纵观战史可以发现,那些著名将领大都个性十足。面对波云诡谲的信息化战争,指挥员不仅应锻造卓越的指挥能力,还须培塑鲜明的个性品质。善于质疑。就是不唯书、不唯上,不轻信、不盲从,善于依据事实独立思考,对权威、定论等提出疑义和建议。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